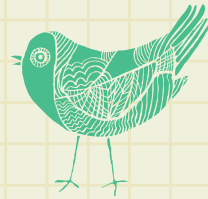


陪他說話

文 / 陳伯榮



晚上去一對緬甸外籍配偶經營的店吃沙茶河粉。不久來了一位男客人，他坐下來後就一直跟兩個老闆娘閒聊，不過他的台灣國語腔，讓兩個老闆娘聽得霧煞煞，只是他應該是老客人，老闆娘也就一直有一搭沒一搭的呼應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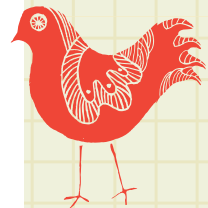
後來談到工作，這位大哥似乎感觸良多，說話越發大聲，接著轉過來看了我一眼。我禮貌性的對他笑一笑，沒想到他開始對著我不停的說著他自己的事：家裡被都（市）更（新），大家覺得他賺到了，可是他擔心以後要付高額管理費；工作上被一個大財團裁員，雖然自己擁有三張證照，但只能先窩在某家公司，不然五十歲的人也沒公司肯要了……

我沒有接太多話，只是靜靜看著他的臉、聽著他滔滔宣洩似乎是內心積累了很久的話，然後繼續吃著我已冷掉的河粉。等到要結帳時，這個身材魁梧的大男人竟然用很溫柔的語氣跟我說：

「謝謝你給我溫暖，你不會像其他人一直低頭吃東西。」兩個老闆娘竟也跟我說：「謝謝你陪他說話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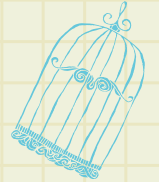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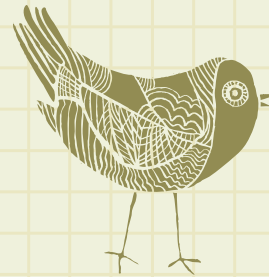
當下我不知要怎樣回應，覺得眼眶有點濕，只能回以微笑。感覺有點點辛酸，這個世界變化太快，人與人間的距離越來越遠，縱使是情侶一起吃飯，也可能各自低頭盯著手機。

吃飯時跟身邊的陌生人稍稍閒聊，這在三十年前本不是太特別的事，沒想到現在竟然會讓人感到溫暖，真不知該感到高興，還是悲哀……



不只收租

文 / 木捷



小時候，父親常帶著我和弟弟一同返鄉探望祖母，順便收田租。小孩子不懂大人的事物，但知道多是佃農拿著土雞腿送地主，以表謝意。趁著大人辦事情，我們便溜到田間玩耍，盡情玩樂的證據，就是那一身泥濘不堪的衣服，早就忘了出門前被母親打扮得又美又帥。

收田租向來都是家中男人的事情，今年例外，在外地工作的弟弟尚未回國，年事已高的父親便派大姐和我回鄉下，處理土地事宜並順便收田租。土地事宜，只要原原本本的向父親做簡報即可，至於向記憶模糊或是未曾謀面的佃農收田租，卻考驗著我們一一是要對父親「使命必達」？還是對佃農「感恩回饋」？

我和大姐商量，生活安樂的父親什麼都不缺，臉上卻少有笑容，做子女的要如何舒緩老父嚴肅的面容？完成收租任務可對父親有所交代，卻不盡然會增加他的笑容；若代表父親感恩農友替他照顧這塊土地，卻可以增加他的福德。所以，我們很有默契的決定，今日先不收田租，代父親買了水果禮盒一一送到佃農的家裡。

寒暄中，我們代父親感謝農友多年來的辛勞，願意繼續耕種這塊土地，讓它生生不息。農友靦腆的接過禮盒，表情從不可置信到堆滿笑意；我們一份主動的小小的關懷，溫暖了對方的心。回程，農友一路相送，直到我們喊停：「不要再送別了。」

原來讓別人快樂是這麼簡單的事，也是子女回報父恩的方式之一吧！這晚，父親眉宇間的皺摺漸漸被撫平了，映襯著柔和的光芒。

